

福爾摩斯
新偵探奇案

紅衣女盜



偵探奇案

紅衣女盜目錄

- 第一章 達克巴案之發生
- 第二章 怪盜之浩劫
- 第三章 警長之驕縱
- 第四章 塘畔之劇鬥
- 第五章 良民之被誣
- 第六章 尼勃司老羞成怒
- 第七章 貧病之男子
- 第八章 怪盜之贓物
- 第九章 勘驗足跡

第十章 尼勃司施計殺人

第十一章 老福之豪胆

第十二章 尼勃司巧計成拙

第十三章 愛倫之可敬

第十四章 二女盜之慘史

第十五章 愛倫之伶俐

第十六章 愛倫之潛逃

第十七章 愛倫重入盜窟

第十八章 怪盜之投死

第十九章 旅館中之祕密

第二十章 大盜之破獲

志願

紅衣女盜

目錄

三

福爾摩斯探案新集

紅衣女盜 上册

英國柯南道爾著
吳縣魯恨生譯文

第一章 達克巴案之發生

余詢老友歇洛克福爾摩斯曰。康彼迭街利瑪醫士之慘殺案。君鈎心鬥角。一再偵查者。已閱一星期。今當得有線索矣。……窺君之意。何尙現不豫色然。豈至今尙一無所得耶。余與君交游者已數十稔。君所經歷之案。不下數百起。余亦未嘗不參與其間。然從未睹有如此案之難得者。卽如柯木特公爵一案。情節何等複雜。限期何等迫促。倘亦如此案之困難。則吾料公爵之首。早已置於斷頭檯上。而魂歸冤死城矣。當君接受之始。亦嘗謂自業偵探迄今。未嘗遭遇如此之案。君於彼時中心之焦懣。實十倍於此案之來。

而余之愈。又較君爲甚。然甫歷一宵之躊躇。半日之偵察。竟不費吹灰之力。而全案之真情已畢現。勢如剖竹。迎刃立解。公爵之冤。遂于此而大白。倫敦人士。莫不驚歎君之手段爲神秘莫測。余憶彼時。適作午眠。夢寐間得此佳音。曾于床弟間躍然而起。長歌三行……斯時也。老友福爾摩斯。正昂首兀坐于休憩室中之安樂椅上。口銜烟斗。青烟縷縷上騰。盤旋作細圈。雙眸凝視。不少轉瞬。旣而眸又微合。深形凝思狀。而余之言。一若盡未聞者。久而久之。仍默然無語。余睹狀。殊覺不耐。乃喟然曰。福君乎。凡事思之愈深。則失之愈遠。雖吾輩腦力過人。而亦有以心思腦力過深之故。反失之於勿覺者。君于嗜昔。亦道之稔矣。今乃若是之深思遠慮。面無愉色。固何故歟。豈君平日用惱過度。而于此案頓失其敏捷之作用乎。然則彼亞達勒者。固爲利瑪

醫七案中之主要人物乎……福仍置若不聞。不予一答。顧余與福君乃交相投而意相契之數十載摯友也。平日間意氣融融。遇事則共商。從未有似今日之淡然不理者。蓋此時彼之腦中。必以思索疑案。如轆轤之旋轉。靡有已時。因又曰。嘻！——福君乎。何自苦乃爾。不如少休。再圖……余言未畢。而福忽以烟斗擊棹。慘白灰燼。隨風飛舞。既而長嘆曰。噫。華生休矣。爾何知余之腦筋。何嘗有傷。利瑪之案。已於今晨告一結束。彼兇手者。此時已鐵索釘鎖。苦坐于縲絏中矣。君未知情。自亦不能責爾。曉曉不休也……福言至此。余急厲言曰。賀君賀君。此案究如何結束。其兇人果爲亞達勒乎。君何默爾不言。無聲無息而遽能獲兇人者。君之神明。余深愿拜倒階前。敬執弟子禮而受教也。福莞爾笑曰。凡人能循理而行。則普天之下。無一事之足

稱艱難。此案之離奇固甚。余于始也。亦輾轉思忖。絕無可疑之人。可直指爲兇人者。即亞達勒一人而已。蓋亞達勒爲邑中無賴。終日狂賭豪飲。專好與匪類爲伍。殺人謀財之事。屢爲勿懼。地方人士。無不視爲姦賊。莫敢近前。而利瑪醫士者。好奇之人也。彼夙聞亞之名。且常聞人謂亞達勒之爲人。猶病者之已入膏肓。無可藥救。利瑪醫生聞之。喟然長歎曰。嗟乎。是何言哉。上帝造人。必有可用之處。且人之生也。豈卽有善惡之分。王后將相。甯有種乎。此無他。在乎教養之善不善耳。亞達勒雖爲著名之巨匪。然苟教之以方。誨之以道。安有不能遷邪入正之理。於是遂毅然決然而錄用之。亞達勒雖爲人所詬病。然而天資之聰穎。有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者。利瑪舍使役而外。傾心教誨。不遺餘力。亞達勒亦待奉維周。主僕之間。頗形相得。詎亞達勒豪賭

之心。依然不改常度。一月之後。仍放蕩不羈。呼朋引類。一復其嗜昔之故態。利瑪竇勸勿從。一星期前。曾因賭資被人苦迫。且將拘之警署。亞達勒心甚焦急。赤手空拳。無以爲計。不得已。乃向乃主利瑪竇醫生求貸五十磅。以償債主。利瑪竇以其不肯趨走正軌。誨之諄諄。聽者邈邈。不特有負己之善意。且反將爲人所僇笑。于是遂厲聲而痛詈之。而亞達勒亦頓復其兇惡之狀。瞋目猶視曰。救災卹貧。爲人之天職。而富有者。又當行之。唯恐不及。今爾非唯不存絲毫憐卹之心。而反詬詈而公視。而公爲何人。須知而公亦非好惹之人也。祇以迫于財勢之下。故忍聲吞氣。而甘心爲人奴役。今旣若是。三日後。必手刃賊子。藉殺爾之勢利。行見而公之非能低首下心。受人之小覷者也。言已。悻悻而去。福言至此。又微不復作一語。雙眸鐵合。又如有無限之感慨。

者。余急問曰。後乃若何。請速畢其辭。福乃續言曰。亞達勒雖出言不諱。令人聞之。大有魂飛魄散之駭。然彼默思移時。已有覺悟。前之凶然欲殺人之心。早已化爲烏有。不意星期日傍晚。利瑪方自希古木村診病回。身携酬儀頗豐。入室後。闔無一人。唯亞達勒兀坐于矮椅之上。垂首默然。見主人歸。似有赧色。疾趨上樓。不意甫及半梯。而樓下之慘呼聲。直送耳鼓。急反身下窺。則見利瑪已仰臥于醫室內之血泊中矣。撫之已殭。彼時厨下烹飪之傭婦。亦聞聲趨至。覩主人慘狀。認爲亞達勒所戮。執之狂呼。警吏齊集。傭婦遂以亞達勒曾聲言欲刃主人之言。告之警吏。警吏遂拘亞達勒而去。華生君于此時。又謂殺利瑪者。固爲亞達勒乎。烏知大不然者。余自受傭婦委偵。亞達勒之同黨。後以察暗訪。至昨日而兇人歸案矣。亞達勒出獄矣。兇人爲誰。道

之亦足駭然。蓋卽拘亞連勒之傭婦耳。今去刑期不遙。亦一大快事也。雖然。華生乎。汝知倫敦一埠。實爲天下唯一之恐怖窟。鬼魅之製造所。萬惡之盜。實有誅之不窮之慨。網雖密而彼等尤視之若玩物。荼毒生靈。一歲中正不知有幾千萬人。可憐無辜庶民。棲此荆棘場中。苟爲彼等略垂憐。則其生命財產。必朝不能保暮也。而間有無知之徒。顧又戀戀不忍舍。視此爲安樂土。余之所以朝夕興歎者。實爲時局憂。而更爲彼等無辜之庶民哭也。：華生君。爾今日曾讀新聞紙否。余曰。晨興而出。作郊外三點之游。午膳後。卽赴各處應診。斯時方歸。蓋困于各處視診。不與新聞紙結緣者。有日矣。君聞報數時。曾見有何可資談助之新聞否。余願早夕祈禱上帝。今而後。倫敦一埠。深望其勿再有此等驚心蕩魄之慘案發生。而一變爲清淨安樂之土。

則非唯萬衆之福。吾與君亦可屏却煩慮。專求養生之道也。君云然乎。福長歎曰……噫。華生君。君言良是。余雖業偵探。然絕無幸災樂禍之意。思欲飽己之私囊。余之心中。亦時時默禱上帝。求倫敦早日達于太平之的。特恐而今而後。非唯倫敦一隅。盡爲荆棘之場。英屬全埠。且將無復有處身之地矣。利瑪之案始竣。今晨新聞紙上。又載一驚人欲絕之奇案。可惡之劇盜。竟視彰彰之法律若未見。而佼佼之大偵探家。又皆徒工其口。而無一具有實學。故余知此事偵探之責。恐余無可逃遁矣。余曰。然晨報安在。請速畀余一觀。曰。案頭數疊中。有以紅色爲識者。卽是也。余急檢報讀其目曰。亞爾迭村之劫案。復誦其文曰。

密司脫達克巴。居倫敦北部亞爾迭村之西。達克巴係一巨商。經營垂數

十載。積資巨萬。今已倦歸林下。不復斤斤於生產者。三年於茲矣。生一女。貌娟麗。達克巴愛之逾掌上珠。終日靜坐書室。伴愛女誦讀。蓋一不願再聞世事之隱君子也。倫敦人。交口稱羨。不意事變橫生。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。達克巴原以販賣珠寶爲業。十餘年來。所得之奇寶異石。不知凡幾。渠亦以此致富。三載之前。曾於南比美得一至貴之石。據傳聞所稱。此石置於深黑之處。始也閃閃作奇彩。數分鐘後。卽能合室通明。光逾白晝。且謂人有涉重洋。如遇波濤駭浪。祇須出此石以佩之。則風浪頓靜。又如。有經曠野。歷邱壑者。佩此石。則鬼魅退避。故達克巴寶而藏之。從不肯輕易示人。彼之意。欲以此石貽之愛女。愛倫者。一星期前。有健男子二人。偵知達克巴有此異石。曾踵伊宅。願以百磅購之。達不肯。曾相齟齬。不意昨

日（星期日）午後七時許。達克巴正與其女愛倫共坐于休息室中。將作晚膳。忽然合宅之電燈盡熄。一霎時間。特有勇糾糾之武夫五六人。黑巾羅面。踰牆而進。遽將達克巴父女二人。擊仆於地。恣意搜索。竟將達克巴愛倫生命之寶石。並其愛女愛倫。虜之而去。達克巴無力可肆。痛哭竟宵。死而蘇者數次。今已報知警署。從嚴緝查矣。

余閱竟。擲報曰。報章所載。甚屬簡略。余料此案之離奇怪誕。更十百倍於利瑪醫生案也。噫。長此而下。倫敦市場。不復有一日之寧息也。奈何奈何……

：福聞余言。祇以雙眸凝視于承塵之上。不作一語。既而吁然長歎曰。華生已矣。余等其共飯乎。時勢所然。無可奈何。乃相將入餐室。肴核既盡。盤杯狼藉。福忽曰。華生。余自業已探至今。已數十稔。在此數十稔中。曾未得有一日

之閒暇。雖拯弱扶危。除強滅奸。爲社會造福。精神上無所痛苦。然而履危蹈險。思遠計。其形骸上之痛苦。實有不可以言喻者。人生固當力行。方不負上帝創造之旨。然而如余者。亦失其當矣。故時至今日。余之名。雖已遠播全球。然余靜夜思之。此區區者。實亦無可自慰。余曰。唯雖然。君何自喪若是。能爲社會造福。則形雖勞。而心已愉快。若以余儼君。則更足愧死。今日春光明媚。惠風和暢。天賦良辰。曷不一游郊原。共舒襟懷。福曰。良然。余蓄此志久矣。特常不得其時耳。余曰。既若是。吾等行休。福乃戴冠携杖。與余握手徐步而出。

行行重行行。須臾至一村。落柳花夾岸。綠陰遮日。微風拂面。香氣迎人。鶯啼燕語。清歌入耳。三五老嫗。荷鋤偃僕而力作。一色青青。田疇中麥秀盎然。瞻

牛牧童引吭而唱。吹簫而和。蓋斯時也。正值陽春時令。萬物發育之時也。採
枝摘叶。樂也怡怡。倫敦繁華積濁。爲之頓消。

第二章 怪盜之浩劫

薩唐洞大澤。由西而東。流水潺潺。波濤不興。水流至馬克而登處。成一大圓
形。波濤澎湃。其勢頓急。蓋馬克而登者。一著名之山崖也。巉崖絕壁。高逾千
尺。森森然大有欲搏人之勢。兩岸蘆葦叢生。葉浮水面。飄飄然隨波而流。蘆
草之外。盡爲野邱深壑。老樹千章。矗立成行。風吹枝幹。蕭蕭作洪吼。蓋斯土
者。實鬼魅之宮室也。行人絕跡。卽游騁公子。亦視此爲畏途。而莫敢至者。唯
於夕陽西墜之時。則時見三五狡兔。竄逐於空谷間。覓野菓綠艸以充飢。小
猴六七。跳躍於老松之間。羣相嬉戲。

叢壑之中。有小徑一。寬不盈尺。行人之偶欲問津者。則必爲如刃如劍之蘆
葦斬破其面。徑將盡處。有亂石縱橫。偃臥於地。中有小石一方。周徑可八尺
餘。石之上有一小角。形似羊乳。一日薄暮。夕陽落照。晚煙橫天。翱翔小鳥。倦
飛知還。狐兒白兔。亦已深藏地窟。不復能見其蹤跡。

丁斯時也。羣邱中有奇服怪裝者二人。身御黑色長服。跣足。面羅黑網。網之
外。復罩以紫黃相間之面具。深凹之目。閃閃作光。兩手大逾牛爪。遍生黃毛。
長且及寸。且行且喁喁而語。聲至低微。猝然見之。必驚爲野猩猩。或疑爲尙
未開化之番民。而致魂飛於九霄之外也。須臾。至戶外。披蘆而入。略無懼怯。
既至亂石處。一人以足蹴小石之角。石卽隨足而入於右邊之高邱中。二人
乃魚貫而下。石又蓋置如故。此中機械。非局外人所能得而知者。二人既入。